

卷十一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一

宋 魯齋朱 申 周翰 注釋

明 瑞岡顧 梧芳 起鳳 校正

書名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三十五卷
正德八年序刊本
撰者 元 朱申 注釋, 明 顧梧芳
校正
卷十一
內容分類 經-春秋-春秋左傳 宋
索書號 經部-春秋-9
編號 A299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299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春秋-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三十五卷 正德八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隱公名息姑魯姬姓國侯爵始封之君周公之
子伯禽傳至惠公九十二年君惠公初娶宋
無子而卒繼室聲子生隱公再娶宋女
桓公惠公薨隱公居長當立以惠公欲
公追成父志立為太子以其尚少故隱
其位未及傳位而遇弑焉在位十有一年

元年

周為天子而用魯紀年者以春
秋魯史故也是歲陳桓公二十

十四年
晉
魯
哀
侯
一
年
宋
穆
公
一
年
齊
宣
公
九
年
秦
文
公
四
年
蔡
桓
公
十
三
年

隱
年
元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一

宣公

名倭又作委一名接文公庶子弒太子惡而自立在位十八年謚法善問問達曰宣

癸丑

周匡王五年

元年

陳靈公六年杞桓公二十三年齊惠公元年

秦共公元年楚莊王六年

晉靈公十二年

宋人之弒昭公也

在文公十七年

晉荀林父伐宋

欲討篡又會諸侯于扈在文公十七年

扈音

將為魯討齊

時齊懿公侵暴皆取賂而還受宋齊

戶音

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

以其受賂遂受盟于楚時楚

與晉爭伯諸

於是晉侯侈

晉靈公無趙宣子為政趙盾

族多從之者

驟諫而不入

驟諫有急遽之意諫而故不競於楚

國政

驟諫而不入

驟諫有急遽之意諫而故不競於楚

晉荀林父受宋齊之賂鄭穆公投楚晉靈公失霸

魯宣公

鄭穆公奉楚莊王命
使子家伐宋 宋華元
殺羊不食羊斟之羹
御羊元于鄭師為鄭
所擒

言晉伯所以衰而楚
所以橫行于中國也

甲寅二年

是歲周匡王崩弟
瑜立是為定王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

宋

鄭穆公受盟于楚故
歸生受楚命而伐宋

宋師敗績為鄭所敗

囚華元

華元華
御事之

子也鄭人獲而

獲樂呂

樂呂戴公之曾孫也

將戰

宋兵
將與

鄭戰

華元殺羊食士

以犒士卒

其御羊斟不與

羊斟為
御

車不及羊羹之賜此雖華元親之

意亦是不詳密處

及戰

及與鄭
戰之時曰疇

昔之羊子為政

殺羊食士時其權在汝

今日之事我為

政

政

與入鄭師

戎車以入鄭師

故敗

故宋兵敗而華元

君子謂羊斟非人也

無人心

以其私

憾敗國殄民

以羊羹之私怨而敗宋

於是刑孰大焉

刑

法誅之其

詩所謂人之無良者

詩大雅角弓

其羊斟之

謂乎

詩云人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

殘民以逞

言羊斟殘害宋

民以逞其怨

宋人贖華元於鄭

賢故贖之

華元逃

歸

宋城

華元為植

植國有大

將主曰植

巡功

城者謳歌

以譏華元

睥其目

出目睥

譏其大腹

弄甲而復

甲而還國也

于思

于思

譏其多鬚之貌

弄甲復來

與棄甲而復

同意復扶

使其驂乘謂之曰

華元亦作歌而使陪乘

牛則有皮

言

宋人歌華元

宣二年

晉宣公二年晉靈公
無道趙盾諫受大逐
趙穿弑靈公手桃園

有皮可用 犀兕尚多 犀兕皆野獸名 弃甲則那 那猶何
皮音婆 與犀兕之皮皆可為 役人曰 華元從其有皮 言縱使牛
甲雖棄之何害也 丹漆若何 尚用丹漆為飾 華元曰去之 令驂乘
皮可用 夫其口衆我寡 言我一人之口不足以勝役夫之
去之 夫音 晉靈公不君 不君失 厚飲以彫牆 彫刻其牆
扶音 去從臺上彈人 處靈臺之上伺行道者 而觀其辟丸也
去 丸彈子也 觀人避彈以 宰夫肺熊蹯不熟 熊掌也 熊蹯
資快樂 辟音避 丸音桓 宰夫肺熊蹯不熟 熊掌也 熊蹯
難熟不熟則有毒 殺之 夫 寘諸畚 畚卓器也 寘宰夫
肺音而 躡音煩 使婦人載以過朝 使婦人載其尸以過朝者 趙盾士季
使婦人載以過朝 不使朝臣見之也 朝音潮

見其手

士季即士會也 宰夫之問其故 被殺之故 而

患之

患靈公將諫 宣子將 士季曰諫而不入 士會言宣

諫而君

則莫之繼也 宣子為正卿其言不 會請先 士會

諫不入

若君 則子繼之 然後令宣 三進及溜 士會三進

公不省

故又前進而及 而後視之 靈公知其來諫故伴

於屋霑

也溜力救反 而後視之 靈公知其來諫故伴

視曰

吾知所過矣 公言我巳自 將改之 蓋公惡人諫巳

姑飾辭

稽首而對曰 故稽首以對之 人誰無過 言人誰

以拒之

稽首而對曰 故稽首以對之 人誰無過 言人誰

失過

而能改 有過而 善莫大焉 改過則能遷善 詩曰 大

雅蕩

靡不有初 言人君之德無 鮮克有終 但謹終如始

四尺曰葵蓋靈公呼大欲以明搏而殺之殺此大擊盾曰
齧殺宣子齧素口反葵音教棄人用太責公不養士而雖猛何為公羊傳載盾之言
曰君之葵猶不如臣之鬪且出時宮中伏兵起宣子提
葵也臣之葵謂彌明也彌明之葵謂彌明也彌明死之所殺伏兵初宣子田于首山先是宣子田獵舍
于翳桑舍止也翳桑桑之見靈輒餓靈輒晉人問其病
宜子問靈輒病曰不食三日矣言三日無食矣食之宜子設之以舍
輒何病輒食其半問之而留之曰宦三年矣宦者學未知
其半而留其半問之而留之曰宦三年矣宦者學未知
母之存否有母在家今近焉家為近請以遺之食之
以遺母也使盡之宣子使而為之簞食與肉簞竹器也謂以

簞音丹食音洞寘諸橐以與之橐囊之無底者也以簞食與肉
既而與為公介介甲士也至是靈輒亦倒戟以禦公徒
而免之靈輒乃倒用其戟以禦問何故宣子問汝對曰
翳桑之餓人也言我餓於翳桑時感問其名居宣子復
名與所不告而退遂自亡也時宣子出奔趙穿攻
靈公於桃園趙穿襲之庶子為側室者公宣子未出山
而復時宣子出奔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
晉史官董狐直書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言
趙盾弑君之罪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言
君者非對曰子為正卿董狐言宣子人不越竟出奔而
我也對曰子為正卿為晉之正卿人不越竟不踰晉

境之山反不討賊比其反國又不討伐其君之罪非子而誰如此則弑

汝而實出於宣子曰嗚呼嘆息而我之懷矣懷戀自貽

伊感詩文無此二句相連者或逸詩也其我之謂矣詩

所言正合孔子曰時孔子未生蓋後董狐古之良史也

謂史官之良者可書法不隱以其不隱趙盾趙宣子古之

良大夫也又言趙盾可謂為法受惡為董狐史法而受

聲惜也惜其以良大越竟乃免言越境則君臣之義絕

孔子於春秋書趙盾弑其君夷臯不應有此議論

朝歐陽公疑之是也然謂趙盾實弑之亦非也意者盾

不為穿也趙穿承其風旨而弑之是靈公之歿為盾而

後趙盾迎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

乙卯周定王三年晉成公楚子伐陸渾之戎也陸渾之

戎秦晉所遷遂至于雒雒水名周之所觀兵于周疆觀

于伊川者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也

也觀去聲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禹之九鼎

夫勞之何故使大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禹之九鼎

猶後世之傳國重也楚莊王問其對曰在德不在鼎王

滿答言有天下者昔夏之方有德也言夏鑄鼎之由

時遠方圖物遠方之國皆圖山川貢金九牧九州牧守

鑄鼎象物乃以九州之金鑄為九鼎而著百物而為之

楚莊王問周鼎

魯宣公

備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見之而為備使民知神姦鬼神姦邪情故民入

川澤山林入山川澤取魚鼈之屬不逢不若不遇妖惟螭

魅罔兩水神也螭抽知反魅音媚莫能逢之民皆預知

遇也能用能協于上下易之鼎卦此故上下和協蓋以承天

休以受天之福祐蓋桀有昏德桀德昏亂鼎遷于商故

放桀而取載祀六百義祀取祭祀之義皆年之別名也

商紂暴虐紂行暴虐鼎遷于周武王伐紂而遷德之

休明休美也三代君雖小重也遷移其勢若增重然

其姦回昏亂回昏亂之時雖大輕也而湯武遷之其

勢若遂輕然天祚明德天之福明有所底止自有極至之成

王定鼎于郊郊鄭東周之王城也成王成武卜世三

十成王卜之言當卜年七百言當載祀天所命也此蓋

周王王之明德周德雖衰今周德天命未改而成王所卜

也艾鼎之輕重謂不可移也未可問也按漢律歷志云周

也三十七年過卜數也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燕姑南

女也若北燕則是召公之夢天使與已蘭蘭蘭香草也燕

來賜之蘭曰余為伯儵儵音我名伯余而祖也而汝也

汝祖也蓋伯儵以是為而子為此蘭而以蘭有國香國

鄭穆公之生母燕姑乃
文公之妻夢蘭而生穆
公後刈蘭而卒子鄭
靈公立

言其香之可貴人服媚之如是服媚也古人以香草為不與常品同也既而文公見之未幾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使薦寢御辭曰妾不才燕姑謙言幸而有子言已將不信恐文公不見信敢徵蘭乎欲以所賜蘭而公曰諾文公生穆公穆公既而生子即名之曰蘭有疾穆公至此年而疾曰蘭死蘭謂昔者文公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言我之生由刈蘭而卒於是自刈其蘭丙辰四年鄭靈公元年是歲秦共公及齊侯平莒及邾

齊惠公為平之鄉音談莒人不肯不肯從和公伐莒宣公伐莒之取向取莒國之向非禮也非講信修睦之禮平國以禮不以亂平國之爭當用兵伐而不治責公不先以禮治莒而亂也是以亂是以亂也以亂平亂二國本亂魯何治之有其亂如此無治既不能治何以行禮禮所以治亂無楚人獻鼃於鄭靈公鼃似鼈而大靈公穆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子公即公子宋也以示子家公見音現曰他日我如此言我每常必嘗異味必得音食及入公聽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

子相視而笑以公問之公問何為而笑子家以告以子公指及

食大夫黿及黿熟而分賜召子公而弗與也將召子公而不與黿

食欲使指子公怒怒公不與之食染指於鼎烹黿之鼎嘗之而

出嘗其味公怒怒其不欲殺子公本與為戲而遂欲子

公與子家謀先子公謀於子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言

畜之老者人猶憚而况君乎而况君乎何况一國之君反諸子家

子公見子家不子家懼而從之從其謀而弑靈公君子

曰仁而不武言子家初稱畜老憚殺猶有仁愛無能達

也故不能自達其初心之仁愛也○愚按鄭人立子良

子良穆公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言將立賢乎則

我去上声下同以順則子堅長將順長幼之序乎則子

乃立襄公襄公襄公將去穆氏欲逐去而舍子良亦穆

氏以其讓已故特子良不可諫止曰穆氏宜存言穆公

舍之舍音赦下同則固願也勿逐之也若將亾之欲逐之則亦皆亾

則皆當去疾何為何為者哉乃舍之遂不逐諸○初楚

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良子文之弟子文曰必殺之勸

良殺是子也指越椒熊虎之狀觀其形狀而豺狼之聲

聽其聲音弗殺今不必滅若敖氏矣異日必作亂而滅

魯宣公四年楚若敖氏之後舍子文之侄闕趙椒謀反攻楚莊王遂滅若敖氏子文闕伯比之子莊王舍子文之功留其孫克黃以奉子文祀

楚先君若諺曰俗語有云狼子野心言狼子心在山是乃狼

也言此越椒乃諺其可畜乎其心終野豈可畜子良不

可殺之不忍子文以為大憾為已大憂及將成子文將聚

其族曰聚若敖氏之椒也知政言越椒若秉乃速行矣

吾族當速無及於難無使少緩而及且泣曰子文既語

鬼猶求食言人必為鬼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言若

族滅無人奉祀及令尹子文卒尹為賈諧而殺之子

越為令尹越椒代子以若敖氏之族攻王越椒又以其

殺之遂將楚子與若敖氏戰莊王與越遂滅若敖氏

戰敗莊王初鬬伯比淫於邾子之女邾國名子爵鬬伯

遂滅其族音生子文焉伯比所淫邾國之邾夫人使弄諸夢中

名邾子夫人以其女之淫虎乳之虎母以其邾子田

田獵於見之棄見虎乳所懼而歸見其事怪夫人以告

告邾子以其遂使收之遂命復楚人謂乳穀楚之方言

穀乃謂虎於菟又呼虎為於菟音徒故命之曰鬬穀於菟

命子文之名為穀於菟實為令尹子文言子文所以其

謂其幼時乳飼于虎也孫歲尹克黃使於齊歲尹官名克黃子陽之子蓋子文

使於齊國還及宋自齊還聞亂氏之亂其人曰不可以

使去聲還及宋自齊還聞亂氏之亂其人曰不可以

入矣克黃之從者言箴尹曰弃君之命克黃言為使而不

命矣獨誰受之雖出奔他國誰肯君天也君者臣之天

可逃乎天不可逃則君遂歸復命克黃歸楚而復使齊之命而自拘

於司敗司敗主刑之官克黃自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

莊王因思其祖為曰子文無後言子文之功如何勸

善則何以勸勉後使復其所遂赦克黃使改命曰生

克黃之名曰生謂其當歟而復生也

丁巳五年秦莊公鄭

辛酉九年是歲晉成公卒子據立是為景陳靈公與孔

魯宣公

陳靈公與孔寧儀
行父淫于夏徵舒之母
鄭穆公之女也

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孔寧與儀行父皆陳卿也夏姬鄭

公君臣皆與之私通焉皆衷其相服以戲于朝和服夏姬之妻也靈

女乙反朝音潮洩冶諫曰洩冶陳大夫也公卿宣淫言靈公

宣示淫亂民無效焉國人無所視且聞不令且使國人

之事聞君其納之此君何不藏公曰吾能改矣靈公言我

矣二子請殺之孔寧儀行父公弗禁靈公不止遂殺洩

冶二子遂孔子曰而論之詩云詩大雅民之多辟辟邪

僻君子處民多邪無自立辟不可自立法但可晦迹其洩

冶之謂乎言洩冶當知楚子伐鄭時楚與晉卻缺救

楚莊王與晉爭鄭亡
敗楚師

魯宣公

夏徵舒執靈公

鄭伯敗楚師于柳棼柳棼鄭地名鄭襄公特晉救兵
故能敗楚敗必國人皆喜鄭國之人皆喜唯子良憂子良
之弟去疾也曰是國之災也言小國勝大國勝大國是災禍也吾死無日矣
言我未知死在何日也自是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
壬戌十年晉景公衛穆公元年是歲齊陳靈公與孔寧
儀行父飲酒於夏氏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
徵舒夏姬子也靈公藏儀行父云對曰亦似君行父戲
徵舒似汝恐是汝之子也女音汝對曰亦似君言云徵
舒亦似公恐是公之子也然靈公即位才十五年徵舒
已為卿則年長而非他人之子矣蓋以夏姬淫故為
戲徵舒病之而譏戲及已公出酒而自其廐射而

殺之

殺之徵舒執弩以伏於馬廐何靈公之出射而二子奔

楚

子孔寧儀行父也為成公廐音救射食亦反

癸亥十一年

陳成公齊

楚子伐鄭

楚自柳棼之敗不得志於鄭故屢伐之

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

言二國不務以德撫我而惟用兵以爭我

來者可也

晉來伐則從晉楚來伐則從楚

晉楚無信

二國既盟而又來伐是無信也

焉得有信

我待其來者而從之安

乃從楚

遂受盟

晉

卻成子求成于衆狄

成子卻缺也求成

衆狄疾赤狄之

此會

役赤狄潞氏最強役使

遂服于晉

皆從卻缺之成

是行也

之諸大夫欲召狄

晉諸大夫皆

卻成子曰吾聞之

言吾

晉興狄成

鄭襄公服楚莊王

楚莊王討夏徵舒而
縣陳聽大夫申叔之言
而復之

之所聞如非德莫如勤言惟德可以服人其非勤何以
求人若人勉力能勤有繼其功繼之則其從之也
秋母召詩曰詩周頌文王既勤止止語助辭頌言文王
猶勤卻缺言以文王之聖德况當德乎况我晉寡德豈
○楚子為陳夏氏亂故楚子莊王也以陳國因夏氏伐陳
與兵而謂陳人無動楚子令陳將討於少西氏少西氏
祖也言我但致討楚人無驚動遂入陳陳人不察楚殺夏徵舒
於其家去聲遂入陳陳人無驚動遂入陳陳人不察楚殺夏徵舒
之罪而因縣陳時陳成公在晉楚申叔時使於齊申叔
車裂之其時出反自齊復命而退復使齊之王使讓之
大夫也其時出反自齊復命而退復使齊之王使讓之
使齊國便去聲反反楚復命而退復使齊之王使讓之

曰楚子使人夏徵舒為不道言陳國夏弑其君射殺

人以諸侯討而戮之我以諸侯討其罪而殺諸侯縣公

皆慶寡人楚僭稱王故其縣大夫皆僭稱女獨慶

人汝但復命而退獨對曰猶可辭乎申叔時答云尚可

王曰可哉許之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言罪莫大

討而戮之君之義也君能討其罪而抑人有言曰俗諺

又有一說牽牛以蹊人之田蹊徑也謂牽牛行于人之

而奪之牛田主怒之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彼牽牛者

無而奪之牛但責其蹊田之罪可罰已重矣如此則其

重諸侯之從也以諸侯從楚曰討有罪也蓋謂討夏氏今
縣陳今賊陳以為縣是猶貪其富也則是貪一國之以
討召諸侯其召諸侯也以討而以貪歸之乃貪為已利也
是私無乃不可乎言縣陳之不可以王曰善哉叔時之
言而吾未之聞也言我未嘗得反之可乎問復封對曰
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謙言我輩小
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復還人無高見遠識但
之猶勝於不還也陳君莊王能徙義楚
之霸也豈偶然哉之霸也豈偶然哉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十一卷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二

宣公下

甲子十二年楚子圍鄭於晉故楚莊王怒而圍之克之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鄭襄公肉袒牽羊以迎曰孤

不天言鄭不為不能事君事楚君使君懷怒懷致使楚君

以及敝邑我之敝邑孤之罪也此皆我敢不唯命是

聽豈敢不惟楚其俘諸江南設若俘虜鄭民使以實海

濱以充實海濱亦唯命此亦唯其翦以賜諸侯設若割

以分賜於國使臣妾之臣女為楚妾亦唯命此亦唯若

此卿之一大戰也楚莊王
霸天下晉軍於敖鄆
兩山之間
楚代鄭襄公服楚
晉景公特三年使荀
林父為元帥救之為以
敗時楚霸而晉衰

宣公下
鄭襄公
以迎楚
十年
宣公下
戰